

## 伊斯兰与中东政治

政治伊斯兰运动与也门民族国家重构<sup>\*</sup>

苏 瑛 黄民兴

**摘 要:** 在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进程中,政治伊斯兰运动经历了从政权异见派转变为政治参与者的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多元化和激进化的特点。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崛起对当前也门国家重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当前,也门政治危机仍在持续,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激进政治伊斯兰势力呈现迅速发展之势,但也门现代历史中维持国家政局稳定的经验表明,“融入—温和化”模式对也门未来政治重建和社会转型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 政治伊斯兰;也门;政治重建“融入—温和化”模式

**作者简介:** 苏瑛,石河子大学政法学院讲师、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2011级博士研究生(新疆832003);黄民兴,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西安710069)。

**文章编号:** 1673-5161(2016)01-0016-15 **中图分类号:** D815 **文献标识码:** A

2011年1月,也门国内爆发大规模民众抗议示威活动和暴力冲突。2012年2月,执政33年的萨利赫政权倒台,也门进入步履维艰的政治重建进程。2015年2月,也门北部什叶派胡塞武装组织宣布全面接管政府,也门总统哈迪被迫出走沙特。3月26日,沙特等国发动代号为“果断风暴”的军事行动,空袭也门境内胡塞武装控制区,也门政治重建进程全面停滞。胡塞武装组织作为也门政治伊斯兰<sup>①</sup>运动的一

<sup>\*</sup>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研究”(15XJJC770001)、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东部部落社会通史研究”(15ZDB062)的阶段性成果。

<sup>①</sup> 国内外学术界在研究具有明显政治化倾向的伊斯兰复兴运动时,多使用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伊斯兰主义(Islamism)和政治伊斯兰(political Islam)等术语。其中“伊斯兰主义”主要指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多个领域实现伊斯兰秩序的政治思潮及运动,涵义过于宽泛。“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则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和贬义色彩。本文使用“政治伊斯兰”描述主张回归原初的伊斯兰信仰、全面或(转下页)

支重要力量,其崛起备受瞩目。本文主要考察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历程及其与也门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情况。

## 一、政治伊斯兰运动与也门民族国家的互动历程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伴随伊斯兰世界宗教复兴运动的兴起,伊斯兰教对阿拉伯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与日俱增。在也门,随着各类政治伊斯兰组织的建立及其政治参与的扩大,政治伊斯兰运动逐渐分化为极端派和温和派两大阵营。以胡塞武装组织、萨拉菲圣战派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为代表的极端派政治伊斯兰运动,借“净化伊斯兰教”之名,主张通过反叛、“圣战”甚至暴力恐怖手段实现建立伊斯兰国家的政治目标。以“伊斯兰改革集团”(又称伊斯兰改革党 al-Islah)为代表的温和派政治伊斯兰运动,主张在现代政治制度的框架内,通过国家政治层面的改革实现伊斯兰式的国家复兴,使伊斯兰传统价值观和国家现代化发展兼容并蓄。本文并不局限于探讨也门某个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派别或组织本身,而是从整体视角考察政治伊斯兰运动与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互动关系。

### (一) 作为异见派的政治伊斯兰与也门民族国家的初步构建

民族国家构建是“从各个方面打破国内各个地区、各个族体间的壁垒,建立和健全全国集中、统一的国家权力系统,建立和发展统一的国民经济体系和商品流通市场,在全国范围内推行和传播统一的语言以及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现代化的统一的文化模式”<sup>①</sup>。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是主权国家,是一种有意识的政治行为。1918年,穆塔瓦基利亚王国宣布也门独立,构成了也门民族国家构建的起点。在也门实现独立的过程中,艾哈迈德·本·叶海亚·哈密德丁(Ahmad bin Yahya Hamidaddin)通过反抗英国殖民者的斗争确立了统治疆域,通过政教合一的神权专制成功统一了处于一盘散沙的也门社会。栽德派<sup>②</sup>基本教义成为也门独立后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但随着伊斯兰改革运动在阿拉伯世界的兴起,哈密德丁专制统治下的

(接上页注①)部分实现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一种宗教政治主张或社会与政治行为,“政治伊斯兰”在伊斯兰世界中往往表现为宗教色彩浓重的“政治运动”或“政治党派”。20世纪后半期,也门兴起的伊斯兰运动显然已超越社会宗教运动,呈现明显的政治特征,因此使用“政治伊斯兰”的表述或许更切合实际。关于伊斯兰复兴相关概念的讨论参见刘中民《关于伊斯兰复兴运动概念、术语和类型研究的若干讨论》,载《宁夏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69页;王宇洁《二十一世纪政治伊斯兰的走向》,载《世界宗教研究》2001年第1期,第20页。

① 宁骚《民族与国家: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的国际比较》,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204页。

② 伊斯兰教什叶派主要支派之一,又称五伊玛目派,由什叶派第四任伊玛目阿里·栽因·阿比丁的儿子栽德的追随者所组成。740年,栽德在反叛倭马亚王朝的运动中被杀。7世纪初,卡西姆·拉西制定了栽德派的教义。9世纪末栽德派传入也门,901年也门建立了第一个栽德派政权。

也门社会也开始暗流涌动。20 世纪 30 年代末,也门一些宗教人士开始受到阿富汗尼(Jamal al-Din al-Afghani)、瓦里斯(Waris)、穆塔阿(Mut'ah)等境外伊斯兰现代主义改革思想家的影响。自 20 世纪 40 年代起,也门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并非由传统宗教阶层发起,而是集中在公立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等知识分子阶层。其中埃及穆斯林兄弟会(以下简称“穆兄会”)对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发展具有最直接的影响。1939 至 1940 年,第一批留学埃及的也门学生在爱资哈尔大学和达尔·欧鲁姆师范学院(Dar al-Ulum)学习,其中,也门早期改革派努曼(Muhammad Ahmad Nu'man)和祖贝里(Muhammad Mahmud al-Zubayri)接受了埃及穆兄会导师哈桑·班纳的政治伊斯兰思想。20 世纪 40 年代,大批埃及穆兄会成员进入也门从事教师职业,在当地大力传播穆兄会的思想主张。埃及穆兄会指派两名训导局成员瓦尔德拉尼(Fadley Valderani)和法赫里(Ahmad Fakhri)在开罗招募也门学生。当时在开罗留学的祖贝里回国后积极宣传穆兄会在开罗发起的“扬善戒恶”运动。<sup>①</sup>1948 年,也门穆兄会参与了瓦尔台拉尼发起的也门革命,革命失败后受到哈米德丁的打击和迫害。1952 年,埃及七月革命胜利后,穆兄会与新政权的政见分歧日益加深,穆兄会后因密谋杀纳赛尔而被取缔。此后,也门与埃及穆兄会之间的联系一度中断,也门穆兄会活动陷入历史低潮。

1948 年革命失败后,也门现代民族主义运动兴起。现代伊斯兰改革主义运动受到阿拉伯民族主义、纳赛尔主义等新思潮的影响,也门的伊斯兰主义活动开始从文化领域向政治领域发展,开启了政治伊斯兰的先河。1962 年 7 月,也门著名改革派人物瓦齐尔(Ibrahim Ali al-Wazir)创建“人民力量联盟”(Union of Popular Forces),该组织前身是“真理和正义联盟”(Alliance of Truth and Justice)和“协商会议党”(Consultative Conference Party)。“人民力量联盟”是一个伊斯兰政治组织,以《古兰经》和伊斯兰协商制度(舒拉)为指导原则开展政治运动,其成员必须恪守《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人民力量联盟”要求遵循五项原则:以清真言代表权利;以礼拜代表善功;以天课代表正义;通过斋戒掌握人们的命运代表和平;选择统治者并监督他所代表的协商原则。<sup>②</sup>尽管如此,“人民力量联盟”接受了政党制度,并不反对伊斯兰国家框架内的左派政党。1990 年也门统一之前,“人民力量联盟”在当地一直以秘密活动的形式开展运动。

<sup>①</sup> Mughlis Abdulmuli, *The Islamic Movement in Yemen*, Cairo: Dar Al-Fikr Al-Islamiyyah Publications, 1991, p. 78.

<sup>②</sup> Sa'id Abdul-Kharim, *Muslim Brethren and Fundamentalist Movement*, Cairo: Madbully Bookshop, 1995, p. 73.

作为异见派的早期政治伊斯兰运动组织松散,目标尚不清晰,成员多为知识分子和学生,行动仍只停留在发泄对政府和社会的不满。也门早期政治伊斯兰运动因深受外部世界变革影响而发出变革的呼声,虽然遭到哈米德丁的残酷镇压,但其革命活动从未停止过。民族主义运动的风起云涌,标志着推翻封建神权统治、抗击殖民主义和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经成为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 (二) 作为政治参与者的政治伊斯兰与威权政体的确立

1962年,阿拉伯也门共和国(北也门)成立。1967年,也门人民共和国(南也门)成立,随之开始的社会整合进程赋予了也门现代民族国家的实质性内容:国家向世俗化方向发展,国家认同初步确立;国家宪法、立法机构、司法机构、现代政党组织得到逐步完善;经济逐渐复苏,社会结构不断调整。但是,因受政局动荡和传统势力影响,南、北也门在从伊斯兰政教合一的传统政治制度向现代政治制度转型的过程中,存在国家权力整合失范、军人主政和民主虚化的现象,两国政府都面临着清除旧有统治势力和构建并强化自身政治合法性的艰巨任务。1990年,南北也门实现统一,结束了长达300多年的南北分离状态,标志着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取得重大进展。在经历了短暂的政治民主化后,总统萨利赫借助内战胜利,清除也门社会党<sup>①</sup>(Yemen Socialist Party)势力,逐步确立了具有威权主义色彩的党政合一的总统共和制。萨利赫以政党名义,长期实行个人专制,凸显出个人威权主义的色彩,强化了国家对社会的主导和控制。

在南北也门统一初期的政治民主化改革过程中,政治伊斯兰运动表现活跃。1990年,南北领导人达成统一协定,统一后的也门共和国开启了以多党制、宪政选举和议会制为主要内容的政治民主化与自由化改革进程。这一时期也门“放松了对安全、政治、财政和法律的 control,颁布新宪法,保证人身、言论和政治自由……出版、组织和公共辩论等都是空前的”<sup>②</sup>。伴随着政治民主化和自由化改革的推进,也门国内政治伊斯兰运动呈现复兴之势。一方面,“伊斯兰改革集团”、真理党(Al-Haq Party)等部分政治伊斯兰组织积极参与国家政治进程,组建合法政党,参与组建联合政府;至1992年,在也门境内注册登记的政党已达46个,其中至少有22个政党在1993年的也门议会选举中获得席位。另一方面,政治改革同样为伊斯兰激进势力组建政党参政提供了机会。其中,萨拉菲复古派运动激进势力选择积极参与政治活动,而胡

<sup>①</sup> 前也门人民共和国执政党,其前身是“被占领的南也门民族解放阵线”,1990年5月也门统一后与全国人民大会党组建联合政府,1994年内战失败后成为在野党。

<sup>②</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0.

塞武装组织则选择与政府对立。部分政治伊斯兰运动为扩大影响力选择与当地部落势力结盟,其角色定位从异见派转为积极的政治参与者。同时,萨利赫政府利用打压和拉拢的两手政策分化政治伊斯兰运动,导致也门出现了以“伊斯兰改革集团”为代表的体制内政治组织,和以胡塞武装组织及“基地”组织半岛分支为代表的体制外的激进势力,两派势力在立场和行为上存在较大差异(见表 1)。

表 1 也门主要伊斯兰组织的立场和行为<sup>①</sup>

主要政治势力	主要领导人或组织	直接或完全参与政党政治	对共和国自发的忠诚	与国家直接对抗	参与教派内部暴力活动
穆斯林兄弟会	伊斯兰改革党	是	否	否	是
“基地”组织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	否	否	是	是
萨拉菲派	瓦依迪	否	是	否	是
苏菲派	“穆斯塔法家园”	否	是	否	否
裁德派	胡塞武装组织	是	否	是	是

注:本表信息主要为 2011 年也门动荡爆发前该国伊斯兰组织的情况。

也门体制内的政治组织主张在法律框架内开展各种社会、文化、政治活动,希望通过政治参与影响政府决策,以渐进方式使政治进程朝有利于实现其政治目标的方向演进,<sup>②</sup>其中以“伊斯兰改革集团”和萨拉菲运动激进派最具代表性。1993 年,也门联合政府成立后,政府中的“伊斯兰改革集团”成员负责司法和教育,他们主张“伊斯兰教法为一切之法源”,并根据伊斯兰教法原则要求在中小学全面实行男女分校制度。萨拉菲派真理党<sup>③</sup>先后参加了 1993 年和 1997 年的也门议会选举。

也门体制外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的产生大致分为两种情况:一是原属于现有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后因被政府取缔而发生分化,其中部分组织因不承认国家政府而转向从事暴力恐怖活动的组织,被排除出体制之外,以也门胡塞武装运动为代表;二是自始至终就游离于现有政治体制之外,长期热衷于暴力恐怖活动的极端组织<sup>④</sup>,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为代表。以胡塞运动为例,1993 年,在巴德尔丁·塔巴塔

<sup>①</sup> Laurent Bonnefoy, “Varieties of Islamism in Yemen: The Logic of Integration under Pressure,” *Middle Eas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13, No. 1, March 2009, p. 27.

<sup>②</sup> 刘中民、李志强《中东变局与伊斯兰政党的新发展》,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 年第 6 期,第 93 页。

<sup>③</sup> 真理党的成员主要由伊斯兰教什叶派分支裁德派教长和法官构成。

<sup>④</sup> 曲红《中东政治伊斯兰发展走向》,载《西亚非洲》2001 年第 3 期,第 21 页。

巴伊(Badr al-Din al-Tabatabai)领导的裁德派复兴运动推动下,真理党和青年信仰者组织(Believing Youth)得到进一步发展。同时,塔巴塔巴伊的儿子侯赛因·胡塞(Hussein Badreddin al-Houthi)成功当选为也门议会议员。2004年,因不满萨利赫政权配合美国反恐行动,胡塞家族发动叛乱,宣布在萨达省建立伊斯兰政府。2004~2010年,胡塞武装组织与也门政府军在萨达省先后6次交战,期间尽管多次达成停战协定但很快又爆发冲突。

总之,20世纪60年代以来,也门民族国家构建全面推进,南北也门的统一成为其民族国家构建的里程碑。在此期间,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从最初以表达不满的知识分子和政权异见者的身份出现,逐渐转变为具有群众基础,合法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派别。而胡塞武装组织等激进势力与政府的关系也处于复杂的变动之中。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及其与也门政权的复杂互动,既受到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影响,也利用也门构建现代国家的政治民主化改革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是政治伊斯兰运动自身根据形势变化及时作出调整的结果。

## 二、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特征

早期作为异见派出现的政治伊斯兰运动缺乏明确的政治纲领和目标,常受到伊玛目政权的打击和迫害,其政治和社会影响力十分有限。20世纪60年代后,在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等思潮的影响下,现代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发展迅速,呈现出以下特征:

第一,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构成日趋多元和复杂。也门早期政治伊斯兰运动囿于对社会不满作出被动回应,随着20世纪60年代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推进,政治伊斯兰运动逐步确立了自身的政治纲领、目标和组织。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构成呈现多元和复杂的特征。在教派属性上,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大政治力量,逊尼派内部进一步分为萨拉菲派和沙斐仪派,什叶派内部进一步分为裁德派与十二伊玛目派,导致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同时存在现代伊斯兰主义派、裁德派、圣裔派和萨拉菲派等派别。这些派别在组织形式和意识形态上存在较大差异,如“伊斯兰改革集团”较其他派别组织更加完善,具有现代政党的诸多特征;而以裁德派、圣裔派为基础的真理党以及萨拉菲派组成的“拉沙德联盟”(al-Rashad Union)仍以传统的个人效忠和师生关系为纽带,组织结构松散,政治影响力有限。也门统一后,大量政治党派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建立。政治伊斯兰

党派不仅在政治纲领和目标上存在差异,在意识形态上也存在激进与温和、开放与保守之分。例如,“伊斯兰改革集团”内部既有主流温和派,也有以赞达尼为代表的激进派;而萨拉菲派的分化更为明显,内部既有以瓦迪依(Muqbil al-Wadi'i)为代表的传统萨拉菲派,以“希克玛协会”(al-Hikma)为代表的激进萨拉菲派,还有以“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Ansar al-Sharia)为代表的圣战萨拉菲派。<sup>①</sup> 政治伊斯兰运动内部构成多元、复杂的特征,使各派别和组织之间经常互相指责甚至爆发武装冲突,进一步凸显了也门伊斯兰组织固有的分裂特征和多元属性。政治伊斯兰运动推动了传统宗教阶层的政治化,却难以实现对宗教力量的有效整合。

第二 政治伊斯兰运动注重与传统部落的合作。早期政治伊斯兰运动主要表现为宗教学者、学生等知识分子的宣传及社会革命运动。也门统一后,伊斯兰政党为增强政治竞争力,在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求与部落力量实现联合,以期在议会选举中获得更多席位。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由也门穆兄会骨干和也门最大部落联盟哈希德部落之间联合组建的“伊斯兰改革集团”,该政党后来成为也门政治中极具影响力的一股政治力量,在与全国人民大会党联合执政时确立了国家的伊斯兰属性,并在加强国家宗教教育方面发挥了实质性作用。真理党在萨达省的大本营也在与当地部落存在千丝万缕的关系。近年来萨拉菲运动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分支”在也门的迅速发展,也与其获得当地部落的支持密切相关。政治伊斯兰运动赋予了部落更多的政治资源,而部落力量向伊斯兰政治力量提供经济和军事支持。

第三 政治伊斯兰运动激进化趋势日益凸显。也门境内的政治伊斯兰运动在理论上或多或少都曾受到伊斯兰主义的影响,大多数政党组织在行动上都逐渐放弃了暴力斗争,力图通过民主途径实现政治目的,但中东剧变以来,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激进化趋势日益明显。20世纪90年代以来,政治伊斯兰运动大多采取温和立场,合法参与政治活动,即使像萨拉菲派这样保守的伊斯兰激进势力也逐渐放弃了极端主张而趋于温和,“拉沙德联盟”的成立反映了也门萨拉菲派追求以合法途径表达政治诉求的目标。但是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席卷西亚北非地区以来,也门国内安全局势持续恶化,政治伊斯兰运动呈现暴力化、激进化的发展趋势。也门穆兄会思想深受现代政治伊斯兰理论奠基者哈桑·班纳和伊斯兰极端主义鼻祖赛义德·库特卜理论的影响,尤其是库特卜的理论对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影响深刻。库特卜认为,一个真正的穆斯林不仅必须信仰真主的最高绝对统治权,而且必须为主道而

<sup>①</sup> 苏璜《也门萨拉菲运动的发展演变、特点及政治影响探究》,载《西亚非洲》2015年第1期,第57-72页。

战去实现它,对非伊斯兰政府不能使用改良手段,必须彻底加以推翻。<sup>①</sup>受到这种理论影响的政治伊斯兰组织倾向于采取暴力斗争等激进手段,拒绝同那些通过政治参与来寻求变革的政治力量合作。2015年2月,胡塞武装组织全面夺权,也门陷入严重动荡,而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萨拉菲派和“基地”组织也门分支之间的武装冲突也呈现上升趋势。

### 三、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复兴的原因

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兴起除受到20世纪70年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以及沙特、伊朗、埃及对外政策等外部影响外,还有更深层次的内部原因。

第一,传统伊斯兰势力对也门政治仍具有重要影响力。伊斯兰教传入也门后,实行政教合一的栽德派政权长期统治着也门。纵观20世纪也门史,伊斯兰教深刻影响着也门的国家政治。穆塔瓦基利亚王国是典型的政教合一国家,栽德派伊玛目既是宗教元首,也是政治元首——国王和国家最高军事统帅;<sup>②</sup>统一前的南北也门和统一后的新也门,其宪法都明确规定伊斯兰教是国教,伊斯兰教法是也门法律的源泉。尽管也门实行多元民主政治,但也门议会选举法规定,议会代表必须遵守和履行伊斯兰教教义。尽管存在温和与激进的派别之分,但也门伊斯兰政党和组织都主张以正统的伊斯兰教义教规作为基本原则,以此规范国家的政治架构和社会秩序,通过倡导社会平等公正和强化宗教话语构建获得政治合法性基础和民众认同。也门穆兄会的支持者大多是知识分子、商人和中产阶级,而激进萨拉菲派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宣传的“对一切叛教者和异教徒实施圣战”的极端思想则对下层民众具有较强蛊惑力。

第二,政治权力失衡为政治伊斯兰提供了活动空间。政治伊斯兰运动是在20世纪90年代也门统一初期实行政治民主化改革的背景下兴起的,但随着萨利赫威权统治的逐步确立,多数政治伊斯兰运动因受到政权打压实际上处于边缘状态。目前也门国内最具影响力的伊斯兰政党“伊斯兰改革集团”也曾经历过数次起落。1993年,萨利赫为抗衡也门社会党,同“伊斯兰改革集团”组建联合政府,将也门社会党成功排除政治进程之外。1997年后,萨利赫领导的全国人民大会党通过打压“伊斯兰改革集团”势力排除异己势力,迫使“伊斯兰改革集团”转而成为也门最大反对党,至今

<sup>①</sup> 陈嘉厚《现代伊斯兰主义》,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第18页。

<sup>②</sup> 郭宝华《中东国家通史·也门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45页。



仍活跃于政坛。胡塞武装组织多次表示,曾经统治也门的栽德家族和萨达地区如今处于政治和经济边缘化地位。以萨利赫为代表的也门西北高原地区家族、部落权贵仍主导着也门的政治进程,政治腐败现象严重、政府效率低下、社会分配不公等问题为伊斯兰主义者表达自身政治诉求提供了空间。

第三,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具备较强的宗教动员能力。也门下层民众和部落成员是伊斯兰复兴运动的主体。2006年,经合组织(OECD)将也门列为“政治机构、经济管理和公共服务缺失,无法保障基本人身安全,无法为民众提供保障”的脆弱国家。<sup>①</sup>经济危机、社会动荡、贫富分化严重等现实使也门社会长期处于不稳定状态,普通民众生活水平低下,缺乏政治参与。严酷的现实使普通民众将希望寄托在倡导实现社会公正的伊斯兰思想和政治主张上,极端组织正是利用了这一现实在也门境内大肆扩张。2005年春,在也门南部偏远地区,一辆卡车挡风玻璃上贴着两张看起来完全对立的照片,一张是作为美国反恐盟友的也门总统萨利赫的头像,另一张则是“基地”组织头目本·拉登的头像。<sup>②</sup>在也门南部尤其是偏远地区,这种现象普遍存在,折射出也门政治充满矛盾的一面,一方面也门政府受到美国援助而发动反恐战争,另一方面伊斯兰极端组织在动荡地区的渗透和肆虐,使当地民众对极端组织的思想和活动怀有一定程度的同情态度。政治伊斯兰组织利用政府对偏远地区管理失效、民众贫苦的现实,以开展慈善活动、为当地民众提供法律、安全、民生服务等手段获取民众的同情和支持。这些组织控制着学校、清真寺、舆论等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资源,通过附属的慈善网络和民间组织为社会弱势群体提供救济,扩大政治伊斯兰组织的民意基础。

#### 四、政治伊斯兰对也门国家重建的影响

萨利赫政权垮台后,哈迪政权仍面临政治重建陷入困境、经济持续恶化、武装冲突频发等一系列棘手的问题。也门的动荡局势为政治伊斯兰运动从幕后走向台前提供了契机。也门国内爆发大规模的反政府抗议运动后,“伊斯兰改革集团”作为也门最具政治影响力的反对党迅速作出反应,登上也门政治舞台的中心。胡塞武装领导人则打着反腐、公平、正义的旗帜笼络民心,赢得大批民众的支持,先后控制了萨

<sup>①</sup> Ioannis Mantzikos, “Somalia and Yemen: The Links between Terrorism and State Failure,” *Middle East Studies*, 2011, Vol. 20, No. 2, p. 245.

<sup>②</sup> Laurent Bonnefoy, “Varieties of Islamism in Yemen: The Logic of Integration under Pressure,” p. 254.

达省、焦夫省和阿姆兰省的大部分地区。2014年7月初,也门政府削减燃油补贴引发全国性抗议,胡塞武装乘机占领首都萨那,并于2015年1月占领了总统府。对于伊斯兰激进势力而言,2011年5月,“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占领也门南部阿比扬省省会津吉巴尔,宣布建立“伊斯兰酋长国”(Islamic Emirate);2012年6月17日,萨拉菲激进派组建“也门拉沙德联盟”。政治伊斯兰运动利用也门政治动荡迅速崛起,其中胡塞武装组织的异军突起严重冲击着该国的传统政治生态和国家稳定的根基,使也门国家重建面临巨大挑战。

#### (一) 政治伊斯兰运动对当前也门国家重建的影响

2015年初,胡塞武装组织占领也门总统府后,总统哈迪和总理巴哈被迫递交辞呈。这一事件既是也门国内政治碎片化的反映,也是在沙特与伊朗等地区大国新一轮博弈的产物。此外,胡塞武装组织、圣战萨拉菲派等伊斯兰激进势力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建立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的主张,激起了也门国内宗教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对抗。也门政局动荡以来,早期的政治伊斯兰所倡导的以伊斯兰教改造社会和构建国家的政治理想逐渐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各派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和权力博弈。当前,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进一步加剧也门政局动荡。也门最大部落联盟哈希德部落酋长艾哈迈尔家族控制着“伊斯兰改革集团”,是胡塞武装的最大政治对手。在哈贾省,自2013年以来,胡塞武装组织和“伊斯兰改革集团”已在哈贾省爆发了六轮大规模冲突。在焦夫省和萨那省阿哈卜(Arhab)地区,双方冲突此起彼伏,造成大量人员伤亡,导致“伊斯兰改革集团”在也门北部的势力范围急剧缩小。2014年,胡塞武装与效忠“伊斯兰改革集团”的部落在阿姆兰省奥萨马特(Al-Osaimat)地区爆发多次武装流血冲突,最终迫使哈希德部落酋长艾哈迈尔(Abdullah Bin Hussain al-Ahmar)及其家族迁出阿姆兰省。2015年以来,胡塞武装组织的全面夺权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也门的政局动荡,而且激化了政治伊斯兰运动各派别和组织之间的对抗。什叶派的胡塞武装组织与也门国内逊尼派萨拉菲运动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之间龃龉不断,冲突时有发生。胡塞势力异军突起后成为也门的主导政治力量,不仅打破了近半个世纪以来由逊尼派和西北高原地区精英主导的也门政治格局,而且引发了各种政治力量的重新洗牌,也门政治危机的加剧使现代民族国家重构遭遇重大挫折。

第二,激化地区教派矛盾。沙特和伊朗在也门萨拉菲逊尼派和栽德什叶派问题上的对抗,加剧了也门国内的伊斯兰激进运动。早在2009年11月,沙特政府就以胡塞武装袭击沙特境内目标为由,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组织进行越境打击,并遏制

伊朗通过支持胡塞武装扩大在也门影响力。在也门栽德派学者出版的著作中,萨拉菲运动通常被描述为沙特向也门输出意识形态的产物,即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易卜拉欣·瓦齐尔(Ibrahim Wazir)是也门前伊玛目王朝的栽德派知识分子,他曾经指出,“沙特运用各种策略向也门进行渗透……也门的瓦哈比成员,特别是乌里玛,成为企图利用分裂和冲突破坏也门国家和伊斯兰教统一的力量”<sup>①</sup>。栽德派的胡塞家族领导人建立的“青年信仰者”组织除反对美国和以色列外,对抗在也门迅速发展的萨拉菲运动也是其政治目标之一。2013年10月30日,胡塞武装与萨拉菲派在也门北部达玛吉镇爆发激烈武装冲突,造成双方严重伤亡。胡塞武装势力指责位于达玛吉的哈迪斯中心已经成为训练宗教极端分子和“圣战”分子的中心,萨拉菲对此坚决予以否认。2014年1月,哈迪政府未能和平解决两派武装冲突,在首都萨那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但未能解决双方矛盾。2015年1月,胡塞武装要求将伊卜省店铺以及萨那老城中的许多清真寺一律漆成绿色,进一步加剧了也门什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紧张关系。栽德派胡塞武装组织和萨拉菲运动在也门的发展,是以沙特和伊朗为首的地区大国在也门争夺势力范围的深刻体现,加深了也门境内的教派矛盾和教派对立。

第三,导致也门国内宗教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势力抬头。20世纪90年代以来,也门宗教极端主义势力的兴起主要受到阿富汗战争“圣战”分子回流的影响。也门政府官员估计,1993年,也门国内至少有2.9万名从阿富汗战场回流的“圣战”分子。<sup>②</sup>这批“圣战”分子回到也门后,有的加入全国人民大会党或“伊斯兰改革集团”,如“伊斯兰圣战运动”(IJM)组织头目塔里克·法德利(Tariq al-Fadli)1993年进入全国人民大会党和也门议会;有的同当地部落合作建立地下激进武装组织,如“亚丁阿比扬伊斯兰军队”(AAIA)。<sup>③</sup>这两个组织均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有分析人士认为,也门萨拉菲极端主义组织“伊斯兰教法支持者”组织是“基地”组织在也门改头换面、开展暴力恐怖活动的新工具。<sup>④</sup>2013年12月28日,也门“拉沙德联盟党”主席、全国对话会议成员高内( Abd al-Wahhab Hami Gaone)曾被

<sup>①</sup> Laurent Bonnefoy, *Salafism in Yemen: Transnationalism and Religious Identity*,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1, p. 11.

<sup>②</sup> Abu al-Miqdad, “Who leads the Islamic Jihad Movement in Marib,” *The Yemen Times*, April 2, 2001, <http://www.yementimes.com/en/1860/news/4894/Marib-tribesmen-protect-military-camp-from-AQAP-assault.htm>, 登录时间:2015年8月10日。

<sup>③</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p. 210.

<sup>④</sup> 《美将一也门政治家列入恐怖主义名单引发强烈反响》,中国网, [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12/30/content\\_31039748.htm](http://news.china.com.cn/world/2013-12/30/content_31039748.htm), 登录时间:2016年1月20日。

美国财政部列入“恐怖主义支持者”名单。

## 五、政治伊斯兰与也门国家政治的互动关系

在也门现代历史上,北也门政府和统一后的萨利赫政府在对待政治伊斯兰运动崛起上都采取了相对较为积极和包容的态度,政府的包容整合政策促使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温和派选择积极融入也门的政治体制中,以合法途径参政并施加其影响。这一政策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是也门统一后政局稳定的保证,促进了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发展。但随着萨利赫威权统治的确立和强化,总统及其家族独揽大权,全国人民大会党一党独大导致政治自由化严重受限,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的活动空间被不断挤压,一定程度上成为政治伊斯兰运动激进化的重要原因。从当前也门伊斯兰激进运动的发展趋势看,融入政策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温和化。但不容否认的是,在也门国家政治重建过程中,“融入—温和化”模式(Inclusion-Moderation)确实对调和政府与政治伊斯兰运动的关系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融入—温和化”模式是当前研究中东宗教政党与国家政治关系的一种全新理论,主要指政治伊斯兰被纳入政治进程后,会受到现实政治的约束和军队等世俗力量的制衡,逐渐变得务实和温和,进而成为与世俗政党相似的政治力量。<sup>①</sup>该理论的核心观点是,融入可能会减少激进主义,使革命转变为改革,而不是使温和转变为保守。

也门现代历史虽反复经历政局动荡、强权统治、国家统一和内战,但其政治发展与萨达姆在伊拉克实行的独裁统治不同,也未经历过类似阿尔及利亚20世纪90年代的大规模流血冲突。总体而言,也门实现南北统一后国家政治相对稳定,特别是在处理政权与伊斯兰教的关系上,仍不乏一些成功的经验。南北也门统一后,萨利赫政府擅于对各种势力使用拉拢、怀柔政策以维持国内政治平衡,保证国家的政治稳定,包括将各种伊斯兰势力纳入国家体制内,通过政治和社会整合而非镇压手段,使伊斯兰激进势力从事暴力活动的烈度和频度降到最低,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北也门共和国时期,政府积极获取伊斯兰政治力量的支持。1962年,北也门建国之初,政府便开始同伊斯兰政治力量进行对话以获取支持。1967年,共和国与君主派通过和解结束了内战。此后,多位裁德派教长和逊尼派领导人进入共和国政府任职,如也门穆兄会领导人塔伊卜( Abd al-Malik al-Tayyib)在1967年被任命为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p. 23.

北也门共和国教育部长。20 世纪 70 年代,穆兄会激进派代表人物赞达尼(Zindani)担任共和国宗教教育部门的负责人,与穆兄会关系亲密的一些人物还进入也门科研机构从事管理工作。

第二,政治伊斯兰运动获得合法参政的机会。1990 年南北也门统一后,政府着手推动政治自由化改革,努力使伊斯兰政党合法化。1993 年至 1997 年,具有穆兄会背景的“伊斯兰改革集团”获得直接参与组建联合政府的机会。在 1993 年第一次议会选举中,“伊斯兰改革集团”成员赞达尼获得五人总统委员会成员资格,“伊斯兰改革集团”主席艾哈迈尔当选为议会议长。自 1994 年起,“伊斯兰改革集团”多位成员先后在司法、教育、贸易和宗教事务等部门担任过部长的职位。1997 年后,尽管“伊斯兰改革集团”与全国人民大会党的联盟关系面临破裂,但各种伊斯兰政治组织的成员仍以正式或非正式方式进入国家和政府机构任职,并在军队和安全部队担任要职。在此背景下,政府难以对伊斯兰政治组织进行镇压,萨拉菲派、苏菲派、胡塞武装组织和穆兄会甚至部分拥有极端思想的人物都能轻易入职政府机构和进入部落高层。但 2004 年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发生多轮武装冲突后,政府与伊斯兰政治力量之间的合作关系遭到严重破坏。

也门大多数伊斯兰政治组织并不激进,其宗旨是在现代政治制度的框架内寻求政权与伊斯兰政治力量间的平衡,推动现行政治体制的渐进式改革,而非发动推翻现政权的革命。例如,穆兄会在也门的早期活动以改良政治体制为目标,推行教育改革和扫盲计划,同时寻求伊斯兰政治理念与西方民主观念之间的平衡关系。“伊斯兰改革集团”是也门推行“融入—温和化”模式的典型代表,尽管该政党内部仍存在温和派与激进派之分,但其建立以来一直寻求与政府和部落的合作,通过进入教育和司法部门推行其伊斯兰政治理念和主张,反对通过暴力手段推翻政权。赞达尼曾领导也门穆兄会长达十年之久,1979 年也门穆兄会内部发生冲突后,赞达尼离开也门前往沙特,该事件被普遍认为是也门穆兄会内部温和派胜利的标志。<sup>①</sup>实际上,近年来备受关注的裁德派胡塞武装组织,也曾组建过真理党参与国家政治活动。在也门国家体制内,温和的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参与能保障其政治权利,包括参加选举、发行报纸、进入议会和各级地方委员会的权利。但不可否认的是,在萨利赫主导的威权政治下,也门政治民主仍缺乏成熟的条件,伊斯兰政党参与政治的空间十分有限,也门经济恶化、民生凋敝等现实最终导致 2011 年也门爆发了要求萨利赫下台的大规模骚乱,导致“融入—温和化”模式遭遇重大挫折并陷入停滞,其原因主要包括: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p. 70.

首先,也门统一初期的政治自由化和民主化改革逐渐成为总统萨利赫权力扩张的手段。萨利赫出台相关法律限制伊斯兰政党的政治参与,以实现总统大权独揽并取代政治自由化。1995年,也门政府颁布《政党组织法》,严格限制政党和民众的政治参与。1997年后,萨利赫控制的全国人民大会党一党独大,凭借对国家资源的垄断,为其候选人在选举造势方面提供财力以获取选票,将主要反对党“伊斯兰改革集团”和也门社会党分别贴上“支持恐怖势力”和“国家分裂主义”的标签。

其次,政治伊斯兰组织内部机制和决策缺乏民主性。以选择积极融入政府的“伊斯兰改革集团”为例,其内部主要分为穆兄会温和派,以赞达尼为代表并受瓦哈比思想影响的激进派,以哈希德部落大酋长艾哈迈尔家族为代表的保守势力,以及部分大商人、知识分子和裁德派成员。<sup>①</sup>但是,艾哈迈尔家族所代表的部落势力一直垄断着政党的权力,政党运作缺乏民主程序,政党成立15年以来,其主要领导人赞达尼、亚都米(al-Yadumi)和阿卜杜·阿拉( Abd Allah)酋长的党内职位几乎没有变化。“伊斯兰改革集团”内部也存在对两条道路的斗争,即建立温和伊斯兰政党,还是建立严格恪守伊斯兰教义的宗教组织。同时,该政党内部还存在依附现行政权体制,还是建立独立反对党的争论。此外,胡塞武装组织由萨达地区胡塞家族所领导和掌控,其政治运动仍囿于部落的支持。总的来看,也门政治伊斯兰组织自身缺乏作为现代政党的基本要素。

最后,也门政治伊斯兰组织缺乏有效的政治策略和政治实践。“伊斯兰改革集团”党内领导层存在温和派和激进派之分,使其一直缺乏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有效的政治参与策略,导致它在与全国人民大会党短暂合作后被清除出领导核心层后,成为也门最大的反对党。在反对党联盟建立后,“伊斯兰改革集团”与也门社会党作为也门最有实力的两个反对党长期不和,主要原因是“伊斯兰改革集团”领导层过于保守和僵化,始终以伊斯兰教教义评估其与也门社会党的联盟关系,难以形成对执政党的有效制约。“伊斯兰改革集团”长期致力于推行严格的宗教教义,排斥音乐、艺术等传统文化形式,其宗教机构常常因严格恪守伊斯兰教传统观念与当地社区关系紧张。<sup>②</sup>对于也门民众而言,“伊斯兰改革集团”并未因高举伊斯兰教的旗号而获得更多支持。而“伊斯兰改革集团”也因内部激进派的言论主张,被萨利赫政府多次定性为宗教极端组织,使该党难以发挥有效的政治监督和制约执政党的作用。

<sup>①</sup> Jillian Schwedler, *Faith in Moderation: Islamist Parties in Jordan and Yemen*, p. 195.

<sup>②</sup> April Longley, “The High Water Mark of Islamist Politics? The Case of Yemen,” *Middle East Journal*, Vol. 61, No. 2, Spring 2007, p. 252.

20 世纪 90 年代,也门政治伊斯兰运动随着国家政治自由化民主化改革发展迅速,其中温和派选择积极融入现代国家政治体制,而激进派的极端主张和行动则对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造成严重破坏。政治伊斯兰运动始终是也门国家变革的参与者,也门政府曾在“融入”策略下与政治伊斯兰运动进行良性互动,尽管 2011 年也门乱局的爆发令“融入”策略面临失败,但“温和化”无疑仍将是政治伊斯兰运动在也门国家重构中较为理想的选择。

## 六、结 语

1990 年也门实现国家统一后,现代国家疆域、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的构建,以及在建立民众统一的国家认同成为也门现代民族国家构建的重要内容。现代民族国家在政治合法性、国家世俗化和民主化方面与传统的政教合一国家存在诸多矛盾。这些矛盾不仅反映在构建现代政治制度过程中世俗与宗教的冲突,也表现为传统因素影响下现代民主制度的缺失导致政治伊斯兰组织温和化转型的失败。这种失败既有威权政体压制民主化的原因,又是政治伊斯兰组织内部机制和决策缺乏民主的结果。传统的伊斯兰教为也门现代国家构建打上了深深的伊斯兰主义烙印,在承认国家伊斯兰属性的基础上,如何将宗教力量纳入民主政治的范畴是也门国家重构成败的关键所在。尽管当前也门政治危机仍在持续,以胡塞武装为代表的伊斯兰激进势力呈现扩散之势,但在也门现代历史中曾经成功保持政局稳定的“融入—温和”化模式对也门未来政治重建和转型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责任编辑:赵 军)

---

---

## Abstracts

### 03 On the Politicization of Contemporary Arab Shia Ulama

**Abstract**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ab Shia Ulama has undergone a gradual process of evolution.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the Shia Ulama in the Middle East showed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enthusiasm. In the late 1950s and early 1960s, impacted by secularization, the survival crisis of Ulama and the growing of sectarian political crisis, Shia Ulama began to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Two Iraqi Shia holy cities, Najaf and Karbala, are bases of their politicization. Through “Najaf Network” and Shirazyin, the politicization of Arab Shia Ulama has been achieved, which has also exerted multiple influences.

**Key Words** Arab Shias; Ulama; Politicization; “Najaf Network”; Shirazyin

**Author** LI Fuqan, Ph. D.,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ostdoctoral Fellow,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 16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and the Nation-State Rebuilding in Yemen

**Abstract** Along with its nation-state building process, Yemeni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has undergone a transition from the dissident of regime to a political participant.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in Yemen has increasingly shown diversification and radicalization. The rise of political Islam movements will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present-day Yemeni national reconstruction. Despite the current political crisis in Yemen continued, couple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radical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represented by Houthi Forces, Yemen's experiences of stability maintaining show that the “Inclusion — Moderation” model still has realistic significance in future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and social transition in Yemen.

**Key Words** Political Islamic Movement; Yemen; Political Reconstruction; Inclusion-Moderation Hypothesis

**Author** SU Ying, Lecturer, College of the Politics and Law, Shihezi University, Ph. D. Candidate, Middle East Institute,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HUANG Minxing, Professor, Institute of Middle East Studie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 31 Political Islam vs.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The Case of Muslim Brotherhood

**Abstract** Political Islam is a special phenomenon in Islam world, and i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political system.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olitical Islam and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exerts great influence in shaping interior politics in Middle East countries. Taking Egypt as an example, Muslim Brotherhood (MB) and other political Islam are very prevalent. Although there exists some cooperation between MB and Egyptian secular political parties, rivalry is still the mainstream relationship of them. The situations result from three factors below: First, it originates from the difference of two thoughts, namely secularism and Islamic Revivalism, which have absolute contrary ideas of how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a state, and the gap could barely be removed. Second, although MB has the will to ac-